

间书 (清) 朱逢甲撰

● 目录

间论

间例

● 〈间论〉

少康

伊尹

子贡

皇太极

六韬

孙吴

名将

间胜

五间

间本

用间

别五

间法

间助

间邻

间要

腹心

「少康」

用间始于夏之少康，使女艾间浇。

〈左传哀元年〉云：「少康使女艾谍浇，使季杼诱[豕壹]，遂灭过、戈。」

「伊尹」

殷之伊尹，尝身为间，疑之者，迂儒也。

〈孙子用间〉篇云：「殷之兴，伊摯在夏；周之兴，吕牙在商。明君贤将，能以上智为间者，必成大功。此兵之要，三军所恃而动者也。」

《困学纪闻》云：「伊、吕圣人之耦，此战国辩士之诬圣贤。」

按：伊尹，圣之任者，拯民水火，即身为间，何伤？伯厚拘儒，识隘未化。孙子之言，当自有据，未可臆驳。孙子称尹为摯者，尹本名摯。蔡邕《释海》云：「伊摯有负鼎之銜。」注云：「摯，伊尹名也。」可证。他书称为尹

，犹称为阿衡、保衡，非名也。

「子贡」

圣门高弟如子贡，尝用间以成功矣。

《李卫公兵法》云：「子贡、使廖、陈轸、苏秦、张仪、范雎等，皆凭此术成功。」

按：子贡用间事见《家语》。

《家语屈节解》云：孔子在卫，闻田常将欲为乱，而惮高、国、鲍、晏，因欲移其兵以伐鲁。孔子闻之，会诸弟子而告之曰：「夫鲁，坟墓所处，亲母之国，不可不救。今吾欲屈节于田常以救鲁，二三子谁为使？」子贡请行，孔子许之。

遂行至齐，说田常曰：「夫鲁者，难伐之国，而君伐之，过矣。」田常曰：「鲁，何难伐也！」子贡曰：「其城薄以卑，其地狭以泄，其君愚而不仁，其臣伪而无用，其士民又恶甲兵之事，此不可与战。君不若伐吴。夫吴，城高而厚，池广以深，甲坚以新，士选以饱，重器精兵尽在其中，又使明大夫守之，此易伐也。」田常忿然作色曰：「子之所难，人之所亦；子之所易，人之所难。而以教常，何也？」子贡曰：「臣闻之：夫忧在内者，攻强；忧在外者，攻弱。今君忧在内，吾闻君三封而三不成者，大臣有不听者也。今君又欲破鲁以广齐，战胜以骄主，破国以尊臣，而君之功不与焉！则交日疏于主。是君上骄主心、下恣群臣，求以成大事，难矣！夫上骄则恣，下恣则争，是君上与主有隙、下与大臣交争也。如此，则君之立于齐，危矣！故曰不如伐吴。伐吴不胜，民人外死，大臣内空，是君上无强臣之笛、下无民人之过，孤主制齐者，唯君也。」田常曰：「善！虽然，吾兵业已加鲁矣。去而之吴，大臣疑我，奈何？」子贡曰：「若缓师，吾请往见吴王，令之救鲁而伐齐，君因以兵迎之。」田常许诺。

子贡遂南见吴王曰：「臣闻之：王者不绝世，霸者无强敌，千钧之重，加铢两而移。而今以万乘之齐，而私千乘之鲁，与吴争强，甚为王患之。且夫救鲁，显名也；伐齐，大利也。以抚泗上诸侯，威暴齐而服强晋，利莫大焉。名存亡鲁，实困强齐，愿王不疑也。」吴王曰：「善。虽然，吾尝与越战，栖之会稽，越王今苦身劳士，有报吴之心。待我伐越然后可。」

子贡曰：「越之劲不过鲁，吴之强不过齐，王置齐而伐越，则齐必私鲁矣。且王方以存亡继绝为名，夫伐小越而畏强齐，非勇也。夫勇者不避难，仁者不穷约，智者不失时，义者不绝世。今存越，示诸侯以仁；救鲁伐齐，威加晋国。诸侯必相率而朝吴，霸业成矣。若王必恶越，臣请东见越君，令出兵以从，此实空越名从诸侯以伐也。」吴王大悦，乃使子贡之越。

越王除道郊迎，身御至舍而问。子贡曰：「今者吾说吴王以救鲁伐齐。其志欲之，而心畏越，曰：『待我伐越然后可。』如此则破越必矣。且夫无报人之志，而令人疑之，拙也；有报人之意，而令人知之，殆也；事未发而先闻者，危也。三者，举事之大患也。」越王顿首再拜曰：「孤少失前人，内不自量，乃与吴人战，困于会稽，痛入骨髓，日夜焦唇干舌，欲与吴王接踵而死，孤之愿也。」遂问子贡，子贡曰：「吴王为人暴猛，群臣不堪，国家敝于数战，士卒弗忍；百姓怨上，大臣内变；子胥以谏死，太宰嚭用事，顺君之过，以安其私，此则报吴王之时也。今王诚发士卒佐之以徼其志，重宝以悦其心，卑辞以尊其礼，其伐齐必也。彼战不胜，王之福矣。战胜，必以兵临晋。请北见晋君，令共攻之。吴锐兵尽于齐，重甲困于晋，而王制其敝，此灭吴必矣。圣人所谓屈节以求伸者也。」越王大悦许诺，送子贡金百镒，剑一，良矛二。子贡不受，遂行报吴。

后五日，越王尽境内之兵，使大夫种顿首言于吴王曰：「东海役臣勾践使者臣种敢修下吏，问于左右。今闻大王将兴大义，诛暴救弱，困暴齐而抚周室，请尽起境内士卒三千人，孤请自被坚执锐，以先受矢石。因越贱臣种，奉先人藏器：甲二十领，铁屈卢之矛，步光之剑，以贺军吏。」吴王大悦，以告子贡曰：「越王欲耳从寡人伐齐，可乎？」子贡曰：「不可。夫空人之国，悉人之众，又从其君，不义。君受其币、许其师，而辞其君。」吴王许诺，乃谢越王。于是吴王乃遂发九郡之兵以伐齐。

子贡因去之晋，谓晋君曰：「臣闻之：虑不先定，不可以应卒；兵不预办，不可以胜敌。今夫齐与吴将战，彼战而不胜，越乱之必矣；与齐战而胜，必以其兵临晋。」晋君大恐，曰：「为之奈何？」子贡曰：「修兵休卒以待之。」晋君许诺，子贡去而之鲁。

吴王果与齐人战于艾陵，大破齐师，获七将军之兵而不归，果以兵临晋，与晋人相遇黄池之上。吴、晋争强。晋人击之，大败吴师。越王因之涉江袭吴，去城七里而军。吴王闻之，去晋而归，与越战于五湖，三战不胜，城门不守。越遂围王宫，杀夫差而戮其相。越破吴三年，东向而霸。

故子贡一出，存鲁、乱齐、破吴、强晋而霸越。

按：此子贡用间事，《国语》、《越绝书》、《吴越春秋》、《史记》皆载之，与《家语》所载，大略相同。子贡之间，即《孙子》：「五间」之「生间」也。其间齐、吴、越、晋，即《李卫公兵法》：「间邻」之法也，而其策特妙，其辩尤精。

「皇太极」

我朝太宗文皇帝，亦尝用间以杀明经略袁崇焕，而奄有天下。

《明史袁崇焕传》云：先是，崇祯六年八月中，我太祖高皇帝晏驾。崇焕遣使吊，且欲以知虚实。我太宗文皇帝遣使报之。崇焕欲议和，以书附使者还报。七年十一月，大清兵越蓟州而西。崇焕入护京师，与大军鏖战，互有杀伤。都人骤遭兵，怨谤纷起，为崇焕纵敌拥兵，朝士因前通和议，诬其引敌胁和，帝颇闻之。会我大清设间，为崇焕密有成约，令所获宦官知之，阴纵使去，其人奔告于帝，帝信之。十二月朔，再召对，遂缚下诏狱。

「六韬」

《太公六韬》亦重用间。

《太公六韬》云：游士八人，主伺奸候变、开阖人情，观敌之意，以为间谍。「释间」

周公撰《周礼》，所言之「邦沟」，即间也。

《周礼秋官》云：士师掌之八成。一曰邦沟。注云：沟，读如酌，斟酌盗取密事，若今刺探事。

《尔雅》谓之「倪」。

《尔雅释言》云：「间」，倪也。疏云：反间，一名倪。

《左传》谓之「谍」。

《左传桓十二年》云：楚师伐绞，分涉于彭。罗人欲伐之，使伯嘉谍之，三巡数之。又《宣十八年》云：晋人获秦谍，杀诸绛市，六日而苏。又云：谍告曰：楚幕有鸟，齐人其遁。又云：晋侯围原，谍出曰：原将降矣。

按：谍即间也。《说文》云：「谍，军中反间也。」谓佯为敌国之人，入其军中，伺候间隙，以反报其主人。又，郑康成《周礼掌戮》亦注云：「谍，谓奸寇反间者。」又，杜预《左传》注亦云：「谍，伺也，兵书谓之反间也。」又，郭璞《尔雅》注亦云：「间，《左传》谓之谍。」

《礼记》谓之「覘」。

《礼记檀弓》云：晋人之覘宋者，反报于晋侯曰：阳门之介夫死，子罕哭之哀，而民悦。殆未可伐也。孔子闻之曰：「善哉！覘国乎！」

《鹖冠子》谓之「[人圣]」。

《鹖冠子王鈇篇》云：[人圣]、谍足以相止。

《史记》谓之「中诃」。

《史记淮南王传》云：「王有女陵，慧，有口辨，王爱陵，常多予金钱，为中诃长安，约结上左右。」孟康注云：「音侦，西方以反间为诃。王使其女为诃于王。」师古注云：「诃，有所候伺也。侦者，义与诃同，然音异。」

按：《唐书李思行传》云：「唐公将起，使覘诃长安。」又《张说传》云：「窥诃时事。」音义皆读上声，从师古读。

《后汉书》谓之「侦候」。

〈后汉书循吏传〉云：「止侦候戍卒。」《左传》注云：「谍者，亦曰游侦。」

《尔雅》注、《左传》注，谓之「细作」。

郭璞〈尔雅释言〉注云：「间，即今之细作。」

杜预〈左传宣八年〉注云：「谍，往来间谍者，今谓细作。」

「孙吴」

古兵书若《孙子》、《吴子》皆重用间。必用间，乃能先知敌情；必用间，乃能离散敌众也。

〈孙子用间〉篇云：「明君贤将，所以动而胜人，成功出于众者，先知也。先知者，不可取于鬼神，不可象于事，不可验于度，必取于人而知敌之情也。非圣者，不能用间；非微密者，不能得间之实。」

《吴子》云：「善行间谍，轻兵往来，分散其众，使其上下相咎，是谓事机。」

「名将」

古名将若李牧、信陵、韩信、李光弼之伦，亦皆重用间。

〈史记廉颇传〉云：「李牧，赵之良将也，常居代、雁门，备匈奴，谨烽火，多间谍。」

〈史记信陵君传〉云：「魏公子信陵君与魏王博，而北境传举烽，言赵寇至，且入界。魏王释博，欲召大臣谋。公子止王曰：『赵王田猎耳，非为寇也。』复博如故。王恐，心不在博。居顷，负从北方来传言曰：『赵王猎耳，非为寇也。』魏王大惊曰：『公子何以知之？』公子曰：『臣之客有能探得赵王阴事者。赵王所为，客辄以报臣，臣以此知之。』」

按：用兵贵知己知彼。而欲知彼，则必用间乃能知。且知，贵知之于事先。敌将至，得为备；敌非至，得毋恐。〈孙子用间〉篇云：「贤将胜人成功，先知也。」信陵用客为间，能先知赵猎非寇，倘赵寇非猎，信陵亦必先知也。信陵长于用间，与《孙子》之言英雄所见略同。考《史记》，信陵所著有《魏公子兵法》。其书言用间必精，今《孙子》十三篇传，而《魏公子兵法》不传，可惜也。且信陵善间，而后魏王中秦间，信陵竟以间废，亦可慨也！

〈史记淮阴侯传〉云：「韩信兵欲东下井陘击赵，赵成安君聚兵井陘口，号二十万。广武君李左车谓成安君曰：『韩信远斗。臣闻千里馈粮，士有饥色。今井陘之道，车不得方轨，骑不得成列。其势，粮必在后。愿假臣奇兵三万人，从间道绝其辎重，足下坚营勿与战。彼前不得斗，退不得还，吾奇兵绝其后，不至十日，两将之头可致戏下。』成安君不听，广武君策不用。韩信

使人间视，知其不用，还报，大喜。乃引兵遂下，大破赵军，斩成安君，禽赵王歇。」

按：韩信使间往视，之广武策不用，乃进击，自是要着。使用而进，则为擒矣；不用而不进，则失机矣。进退之当，全在使间一视。今之军行进止，可不间视哉！

《唐书李光弼传》云：「饶阳贼五千至九门，光弼谍知之，提轻兵敛旗鼓，伺贼方饭，袭破之且尽。」

按：信陵以间而按兵，光弼以间而锐进，惟先知虚实也。欲知虚实，在先用间。

「间胜」

古名将之遇名将也，用间者胜。若秦白起之与赵廉颇遇，皆名将也。秦用间，则秦胜矣。秦王翦之与李牧遇，亦皆名将也。秦又用间，则秦又胜矣。

《史记廉颇传》云：「秦与赵兵相距长平，赵使廉颇将，固壁不战，秦数挑战，廉颇不肯。赵王信秦之间。秦之间言曰：『秦独畏马服君赵奢之子赵括为将耳。』赵王因以括为将代廉颇。赵括既代廉颇，悉更约束，易置军吏。秦将白起闻之，纵奇兵，佯败走，而绝其粮道，分断其军为二，士卒离心。四十余日，军饿，赵括出锐卒自搏战，秦军射杀赵括。刮军败，数十万之众遂降秦，秦悉坑之。」又云：「秦使王翦攻赵，赵使李牧、司马尚御之。秦多与赵王宠臣郭开金，为反间，言李牧、司马尚欲反。赵王乃使赵葱及齐将颜聚代李牧，李牧不受命，赵使人微补得李牧，斩之，废司马尚。王翦因急击赵，杀赵葱，虏赵王迁及其将颜聚，遂灭赵。」

按：廉颇、李牧，皆赵将，皆为秦所间，皆为郭开间死。颇后又为郭开间废。《史记》云：「赵王思复用廉颇，使使视尚可用否，廉颇之仇郭开多与使者金，令毁之。使者既见廉颇，颇为之一饭斗粟、肉十斤，披甲上马，以示可用。使还报王曰：「廉将军虽老，尚善饭。然与臣坐，顷之三遗矢矣。」赵王以为老，遂不召。以一郭开而间二良将，后之为三军者，尚其勿轻听细人之言哉！」

「五间」

用间之法，《孙子》所言之五间，最为精微详尽。

《孙子》云：「用间有五：有乡间、有内间、有反间、有死间、有生间。五间俱起，莫知其道，是为神纪。」

五间：一曰乡间，因其乡人为间也。

《孙子》云：「乡间者，因其乡人而用之者也。」注云：「因敌乡人知敌表里虚实之情，故就而用之，可使伺候也。」

二曰内间，因其党羽为间也。

《孙子》云：「内间者，因其官人而用之。」注云：「因其在官失职者，若行戮之子孙与受罚之家，因其有隙，就而用之。」按：及寇之党羽伪官而用为间，为内间；即其城中受害之民而用为间，亦内间也。

三曰反间，及用敌间而反间之也。

《孙子》云：「反间者，因其敌间而用之者也。」注云：「敌使间来视我，我知之，因厚赂重许，反使为我间也。」萧世诚《孙子》注云：「言敌使人来候我，我佯不知而示以虚事，前却期会，使归相告，故曰反间。」《李卫公兵法》云：「若敌使人来，欲推虚实，察我动静，觇知事计而行其间者。当佯为不觉，舍其厚利而善啖之。微以我伪言诳事，示以前却期会，即我之所需，为彼之所失者，因其有间而反间之。彼若将我虚以为实，我即承其弊而得其志矣。」

四曰死间，以罪人为间，死其间以行吾之间也。

《孙子》云：「死间者，为诳事于外，令吾间知之，而传于敌间者也。」注云：「作诳之事于外，佯漏泄之，使吾间知之，吾间至敌中，为敌所得，必以诳事输谕敌，敌从而备之，吾所行不然，间则死矣。」又云：「敌间来，闻我诳事，以持归，然皆非所图也。」二间皆不能知幽隐深密，故曰死间也。萧世诚《孙子》注云：「所获敌人及已叛亡军士，有重罪系者，故为贷免，相敕勿泄，佯不秘密，令敌间窃闻之。吾因纵之使亡，亡必归，敌必信焉。往必死，故曰死间。」

五曰生间，以智者为间，间既行，而生还报我也。

《孙子》云：「生间者，反报者也。」注云：「择己有贤才智谋，能自开通于敌之亲贵，察其动静，知其事计，彼所为已知其实，还报，故曰生间。」

「间本」

五间相济成，而以反间为乡间、内间、生间、死间之本。

《孙子》云：凡军之所欲击，城之所欲攻，必先知其守将、左右谒者、门者、舍人之姓名。（注云：谒，告也。主告事者也。门者，守门者。舍人，守舍之人。先知之，有急则呼之。不见呵止，亦因此知敌之情。）令吾间必索知之。

敌之间来间我者，因而利之，导而舍之。（注云：舍，居止也。令吾人遗以重利，复导而舍止之，则可令诡其辞。）故反间可得而用也。因是而知之，故乡间、内间可得而使也。（注云：因敌反间而知敌情，乡间、内间者，皆可得使。）因是而知之，故死间为诳事，可使告敌。因是而知之，故生间可使如期。五间之事，主必知之。（注云：人主当知五间之用，厚其禄，丰其财。）

) 知之必在于反间，故反间不可不厚也。（注云：反间，五间之本，事之要也，故当在厚待。）

「用间」

秘密以神其用，厚赏以结其心，始可以用间。

《孙子》云：「三军之亲，莫亲于间。（注云：若不亲托，重以禄赏，则反为敌用，泄我情实。）赏莫厚于间，（注云：厚赏之，赖其用。）事莫密于间，（注云：间事不密，则为己害。）间事未发而先闻，其间者与所告者皆死。」《李卫公兵法》云：「凡见皆须隐密，重之以赏，密之又密，始可行焉。」

按：《史记》言：「秦求晋鄙客间信陵也，行金万斤。汉使陈平间楚也，出黄金四万斤，听所为。」盖非重金，不能行间也。今饷既匮矣，万不能以如许金行间。然过吝金，亦间不行。莫若汰兵，练而选锐。锐选则饷减，而以所减饷金之半行间，斯两得之矣。至于行间贵密，则大《易》言之矣：「机事不密则害成。」兵机皆贵密，不独用间为然也，而用间尤宜密。

不密，则楚建之事可为鉴。

《左传哀公十六年》云：楚太子建避费氏之乱于郑，郑人甚善之。又适晋，与晋人谋袭郑，乃求复焉。郑人复之如初。晋人使谍于子木请行而期焉。（注云：请行袭郑之期。子木即建也。）子木暴虐于其私邑，邑人诉之，郑人省之，得晋谍焉。遂杀子木。」

不厚，则苏辙之言可为戒。

苏辙云：太祖用将备边，皆厚之以关市之征，饶之以金帛之赐。是以，死力之士，贪其金钱，捐躯命冒患难，深入敌国，刺其阴计而效之，至于饮食动静无不毕见。每有入寇，辄先知之。故其所备寡，而兵力不分。今则不然，所谓公使钱，多者不过数千缗，百须在焉。坚司又伺其出入，而绳之以法。至于用间，则曰官给茶彩。夫百饼之茶，数束之彩，其不足以易人死也明矣。是以今之为间者，皆不足恃。听传闻之言，采疑似之事，其行不过于出境，而所闻不过于熟户，敌情不可得。臣愿陛下择将帅而厚之以财，使多养间谍之士，以为耳目。虽有强敌，不敢辄近。

「别五」

《李卫公兵法》所言五间，与《孙子》相表里。一曰因邑人，即乡间也；二曰因任子，即内间也；三曰因敌使，即反间也；四曰择贤能，即生间也；五曰缓罪戾，即死间也。

《李卫公兵法》云：间之道有五：有因其邑人，使潜伺察而致词焉。有因其任子，故泄虚假令告示焉。有因敌之使，矫其事而返之焉。有审择贤能，觐

彼向背虚实，而归说之焉。有佯缓罪戾，微漏我伪情浮计，使亡报之焉。

「间法」

卫公论间，又有间亲、间能、间助、间邻、间左右，诸间法。

《李卫公兵法》云：夫战之取胜，此岂求之于天地，在乎因人以成之。历观古人之用间，有间其君者，有间其亲者，有间其能者，有间其助者，有间其邻好者，有间其左右者，有间其纵横者。

按：间君，若子贡之于吴越是也（见前）；间亲，若秦间之于信陵是也（见《史记》，详后。）；间能，若苏厉之于白起是也。《战国策》云：苏厉谓周君曰：「败韩、魏，杀犀武，攻赵，取蔺、离石、祁者，皆白起也。是攻用兵，又有天命也。今攻梁，梁必破，破则周危，君不若止之。」谓白起曰：「楚有养由基，善射，百发百中。有一人过曰：『善射，可以教射矣。』养由基曰：『人皆善，子乃曰可教射，子何不代我射之也？』客曰：『百发百中而不以改，善息，少焉气力倦，弓拔矢钩，一发不中，前功尽矣。』今公之功甚多，今公又以秦兵过两周，践韩攻梁，一攻而不得，前功尽灭，公不若称疾不出也。」

「间助」

间助，若张孟谈之于韩、魏是也。

《战国策》云：智伯、韩、魏三国之兵，乘赵之晋阳城，赵王之臣张孟谈阴见韩、魏之君曰：「臣闻：唇亡则齿寒，今智伯帅二国之君伐赵，赵将亡矣，则二君为之次矣。」二君曰：「为之奈何？」张孟谈曰：「谋出二君之口，入臣之耳，人莫之知也。」君即与张孟谈阴约三军为之期，杀守堤之吏，而决水灌智伯军，禽智伯。

「间邻」

间邻，若张仪之于楚王是也。

《战国策》云：秦欲伐齐，齐、楚之交善，惠王患之。谓张仪曰：「奈何？」张仪曰：「臣请试之。」南见楚王曰：「齐王之罪，期于敝邑之王甚厚，敝邑欲伐之，而大国与之欢，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令，而仪不得为臣也。大王苟能闭关绝齐，臣请使秦王，请商于之地六百里。若此齐必弱，齐弱则必为王役矣。则是北弱齐、西德于秦，而私商于之地以为利也。则此一计而三利俱至。」楚王大悦，使使绝齐。齐、秦之交阴合。楚使受地，张仪曰：「从某至某广从六里。」楚王大怒，伐秦，秦与齐合，韩氏从之，楚兵大败。

间左右，若秦间之于郭开是也。

间纵横，若燕人之于苏秦是也。见《战国策》。

「间要」

方今于间能、间助、间邻诸间法，正可神明变化而用之。

按：方今用间，以间能、间助为要。如铜仁之寇，其伪官之能者，有伪将军、伪军师。间其伪将军，若种世衡之间野利（详后）；间其伪军师，若陈平之间范增（详后），而寇如失左右手矣。又土寇、苗匪股数繁多，股分不易击，股合尤难歼。能间离一股，即少一股之助。若张孟谈之间韩、魏与其助阴合（见前），班超之于莎车，即其助反间，其间皆可也。至于论间邻，今之寇无所谓邻也。然土寇与苗匪，其势犹之邻也。为今之计，莫若间土寇以击苗，间苗匪以击寇。抚降之不可，则利动之；利动之不可，则爵诱之；爵诱之不可，则威胁之。思结之而反间之，则两为间而两相攻矣。苗与寇之相攻也，譬之两虎相斗然，强必伤，弱必毙。待弱毙而强伤，事半而功倍矣，正不必遽以人与虎斗也。又譬之猎然，嗾猎犬搏狐兔可矣，又何必遽以人与狐兔搏而相伤哉！今不用间而遽以兵练与苗与寇战，是犹以人与狐兔搏也。以良民与逆民互相伤，非计也。惟间苗与寇斗，则均之逆民也，胜固可喜，败而死伤亦不足惜。以兵练助其威、壮其胆、制其后，而收其功可矣。

古人间邻之法，师其意而变通之，大可用于今。读古人兵书，不必泥其词而刻舟求剑，贵神明而变通之也。

「腹心」

卫公又言：敌之腹心，旁诱以间之。

《李卫公兵法》云：若敌有宠嬖任以腹心者，我当使间遗其珍玩，恣其所欲，固而诱之。

按：敌之宠嬖、腹心，旁诱以间。若张仪以厚币事楚怀王之用事靳尚，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是也。

敌之失势，利啖以间之。

《李卫公兵法》云：敌有失势、不满其志者，我则啖以重利，诡相亲附，探其情实而致之。

夸诞者，尊奉以间之。

《李卫公兵法》云：敌有多词夸诞、好论利害者，我则使间，曲情尊奉，厚遗珍宝，揣其所间而反间之。

稽留者，潜听以间之。

《李卫公兵法》云：稽留其使，令人与之共处，矫致殷勤，伪相并昵，朝夕慰谕，倍供珍玩，观其辞色而察之。仍旦暮令使独与己伴居，我遣聪耳者潜于复壁中听所闻。使既迟违，恐被责怪。必是，窃心事。我知事计，遣而用之。

● 〈间例〉

死间

反间

乡间

内间

生间

○（死间）

郑武公

张良

韩信

陆抗

檀道济

李靖

麟州军士

「郑武公」

尝考古今用间，以成大功者，千变万化，微乎其微，略举其尤著者言之。其巧于用死间者，若春秋郑武公之于关其思。

〈韩非子说难〉云：郑武公欲伐胡，以其子妻胡。因问群臣曰：「吾欲用兵，谁可伐者？」大夫关其思曰：「胡可。」公怒而戮之，曰：「胡，兄弟之国。子言伐之，何也？」胡君闻之，以郑为亲己，不备。郑袭胡，破之。

按：此武公以关其思为死间也。间虽巧，然其思何罪？君子弗为也。今欲平寇，主战，则胜难必矣；主抚，则寇不信。必也，出一死罪囚，易之衣冠，阴戒之曰：「明早军中会议剿抚，汝抗声出对曰：『主剿！』则释汝，否则死。」明日，囚如诫，则突斩之曰：「帅主抚，言剿者视此。」则一军皆惊传主抚。寇闻，必就抚。既抚后，阴察寇之阳就抚而阴仍叛者，夜袭之，胜可必，而军威震矣。阴叛固当袭，死罪本当斩，较郑武公之斩无罪而伐姻亚，有间矣。

「张良」

汉张良之于酈食其。

〈史记留侯世家〉云：沛公欲以兵二万击秦峽下军。张良说曰：「秦兵尚强，未可轻。臣闻其将，屠者子，贾竖易动以利，愿沛公且留壁，使人先行，为五万人具食，益为张旗帜诸山上，为疑兵，令酈食其持重宝啖秦将。」秦将果叛，欲连和俱西袭咸阳，沛公欲听之，良曰：「此独其将欲叛耳，恐士卒不从。不从必危，不如因其懈而击之。」沛公乃引兵击秦军，大破之。

按：良使食其说和而击之，此以食其为死间也，此次食其幸免于死。后食

其说齐降而韩信击之，以食其为死间，而食其遂死矣。良使食其说秦将也，先为疑兵以威胁之，乃持重宝以利啖之，既间而和，则懈而不设备。因其不备而击之，此《孙子》所谓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」也，胜可必矣。今欲间，宜先张兵威以胁之，待其间行而降，出不意以击之，蔑不济。

「韩信」

韩信之于郦食其。

《史记淮阴侯传》云：「汉王使郦食其已说下齐，韩信欲止，蒯通说信曰：『汉发间使下齐，岂有诏止将军乎？』信从其计渡河。齐已听郦生，即留纵酒，罢守御。信因袭齐历下军，遂至临菑。齐王以郦生卖己，乃烹之，走高密。」

按：郦生既说下齐，而韩信以为死间而击之；唐俭既抚突厥，李靖亦为死间而击之。其用死间同。

「陆抗」

吴陆抗之于俞赞。

《吴志》云：西陵督步阐，以城降晋。抗闻，日夜督兵赴西陵，别筑严围，使内可围阐、外可御寇，而不攻城。未几，晋将杨肇来救，时我军都督俞赞忽亡诣肇。抗曰：「赞，军中旧吏也，知吾虚实。吾尝虑夷兵素不管练，若敌来攻，必先此处。」是夜易夷民，而悉以旧将统之。明日，肇果攻故夷兵处。抗击之，矢石雨下，肇夜遁。抗不追而但令鸣金发喊，若将攻者，肇大溃引去。遂复西陵，诛阐。

按：赞亡去，为敌间，抗借其势而反间之，即以赞为死间也。《孙子》注云：「作事，吾间知以输敌。吾所行不然，间则死矣。」萧世诚注云：「叛亡军士，纵使之亡，亡必归敌，敌必信焉。往必死，故曰死间。」抗之于赞，极得《孙子》死间之秘，与檀道济之于降卒，其用死间法，同也。

「檀道济」

宋檀道济之于亡卒。

《宋书》云：檀道济伐魏至历城。魏以轻骑邀其前后，焚烧谷草。道济军食尽，引还。有卒亡降魏，具告之。魏人追之，众汹惧将溃。道济夜唱筹量沙，以所余少米覆其上，及旦，魏兵见之，为道济资粮有余，以降者为伪而斩之，道济全军以归。

按：陆抗之于俞赞，檀道济之于亡卒，及宋麟州军士之于戎人，其用死间法，事不同而意则同。于此，可悟变化相师法。

「李靖」

唐李靖之于唐俭。

《唐书》云：卫公李靖伐突厥，颉利可汗兵败求和。太宗遣鸿胪卿唐俭抚之，颉利外为卑顺，内实犹豫。靖曰：「颉利虽败，其众尚十余万，若走角磧北，则难图矣。今诏使至彼，彼必自宽，若选万骑袭之，不战可擒矣。唐俭辈何足惜！」遂勒兵夜伐，大破之。

「麟州军士」

宋麟州军士之于戎人，此皆巧于用死间者也。

《东轩笔录》云：麟州踞河外扼西夏之冲，城中无井。庆历中，有戎人谓元昊曰：「围之半月，即兵民渴死矣。」元昊以兵围之数日，城中大窘。有军士献策，愿取沟泥，使人乘高以泥草积，州将从之。元昊望见，遽语献策戎人曰：「尔言无井，今乃有泥。」即斩戎解去。

○（反间）

秦将

韦孝宽

韦皋

岳飞

种世衡

王守仁

李充嗣

赵奢

陈平

李愬

高仁厚

宋太祖

岳飞

李允则

田单

秦王

韦孝宽

斗伯比

匈奴

班超

刘曜

乞伏干归

「秦将」

其巧于用反间者，有以书反间之法，若秦将之于李良。

〈史记张耳传〉：赵王使李良略太原，至石邑，秦将诈称二世使人遗李良书，不封，曰：「良尝事我得显幸，良诚能反赵为秦，赦良罪，贵良。」良得书，还邯郸，请益兵，道逢赵王姊，以为王，伏谒。王姊醉，使骑谢良，良素贵，起惭。已得秦书，固欲反，因怒追杀王姊，袭邯郸。

「韦孝宽」

西魏韦孝宽之于牛道常。

《魏书》云：「东魏将段琛据宜阳，遣将牛道常煽诱边人。西魏将韦孝宽拒之，遣谍人访获道常手迹，令善书者，伪作道常与孝宽书，论归款之意，又为落烬烧迹若火下书者，还令谍人遗之于琛营。琛得书果疑之，道常所经略接不见用。孝宽知其离沮，因出奇兵掩袭道常及琛等。」

按：仿手迹而伪书，精细极，妙极，非此不能令人信。今铜仁首逆皆举人，宜秘购其手迹、图章，伪为反正之书，使彼疑而自相残，则一纸书贤于十万师矣。仿手迹而作伪图章，固余所优为之。

「韦皋」

唐韦皋之于云南王。

〈通鉴唐纪〉云：吐蕃发兵十万将寇西川，亦发云南兵，云南虽内附唐，外为敢叛吐蕃，亦发兵数万屯于泸北。韦皋如云南计方犹豫，乃为书遗云南王，叙其叛吐蕃归化之诚，贮以报函，使东蛮转致吐蕃。吐蕃始疑云南，遣兵两万屯会川，以塞云南趣蜀之路。云南怒，引兵回国。由是云南与吐蕃大相猜阻，归唐之志益坚。吐蕃失云南之助，势始弱矣。

按：今惧上下游之苗匪合，惧苗匪与土寇合，亦宜参此法以间之。

「岳飞」

宋岳飞之于金谍。

〈宋史岳飞传〉云：飞知刘豫结粘罕，而兀朮恶刘豫，可以间而动。会军中得兀朮谍者，飞阳责之曰：「汝非吾军人张斌耶？吾向遣汝至齐，约诱致四太子，汝往不复来，吾既遣人问齐，已许我今冬以会合寇江为名，致四太子于清河。汝所持书竟不至，何背我耶？」谍冀缓死，即诡服。乃作蜡书，言与刘豫同谋诛兀朮事。因谓谍曰：「吾今贷汝，复遣至齐，问举兵期。」割股纳书，戒勿泄。谍归以书示兀朮，兀朮大惊，驰白其主。遂废豫。

按：割股纳之，则益密矣，庶易信。

「种世衡」

种世衡之于野利。

《宋史》云：元昊有心腹将，号野利王、王都王者，各统精兵，最为毒害

，种世衡欲去之。野利尝令浪埋、赏乞、媚娘三人诣世衡乞降，世衡知其诈，曰：「与其杀之，不若因以为间。」留使监税，出入骑从，甚宠。有紫山寺僧法崧，世衡察其坚朴可用，延致门下，诱令冠带。因出师以获贼功白于师府，表授三班阶职充指挥使，又为力办其家事，凡居室、骑从之具，无所不备。崧酗酒、狎博，无所不为，世衡待之愈厚。崧既感恩，一日，世衡忽怒谓崧曰：「我待汝如子，而阴与贼连，何负相也？」械系数十日，极其楚毒，崧终不怨，曰：「崧，丈夫也。公听奸人言，欲见杀，有死耳。」

居半年，世衡察其不负，为解缚沐浴，延入卧内，厚抚谢之。曰：「汝无过，聊相试耳。欲使为间，其苦有甚于此者，汝能为我卒不言否？」崧泣允之。世衡乃草遗野利书，膏蜡致纳衣间，密缝之。仍瞩之曰：「此非濒死不得泄，若泄时，当言『负恩不能成将军之事也』。」又以画龟一幅，枣一[菩邑]遗野利。

野利见枣、龟，度必有书，索之，崧目左右又对无有，野利乃封信上元昊。元昊召崧并野利至数百里外，诘问遗书。崧坚执无书，至捶楚极苦，终不说。又数日，私召至其宫，乃令人问之曰：「不速言，死矣。」崧终不说。乃命曳出斩之。崧乃大号而言曰：「空死，不了将军事矣。吾负将军！吾负将军！」其人急追问之，崧于是褫纳衣取书，进入，移刻，命崧就馆，而阴遣爱将假为野利使，使世衡。世衡疑是元昊使，未即相见，只令官属日即舍劳问，问及兴州左右，则详；至野利所部，则不悉。适擒生虏数人，世衡令于隙中密覘之，生虏因言使者姓名，果元昊使。乃引见使者，厚遗之。世衡度使返，崧即还，而野利报死矣。

世衡既杀野利，又欲并去天都。因设祭境上，书祭文于版，述二将相结有意，本朝悼其垂成而失，其祭文杂纸币中。有虏至，急弃之以归。版字不可遽灭，虏得之以献元昊，天都亦得罪。及定和议，崧复姓为王嵩。后官至诸司使。

按：此事〈通鉴宋纪〉及沈存中《补笔谈》皆载之，大同小异。《补笔谈》云：世衡厚遣崧，以军机密事数条与之曰：「可以此藉手。」临行，解所服絮袍赠之曰：「北地苦寒，此以为别。至彼须万计求见遇乞，非此人无以得其心腹。」崧如其教，间关求通遇（乞），北人觉而疑之，执于有司，数日，或发袍领中得世衡与遇乞书，词甚款密。崧初不知领中书，虏人苦之备至，终不言情。虏人因疑遇乞，杀之。迁崧于北境，亡归。据《笔谈》所言，则领中之书，并崧亦不知，崧胆才壮。其间更密，策更奇。

「王守仁」

明王守仁之于李士实及仇人。

《三大功臣传》云：「宸濠反，王守仁兵未集，而忧宸濠之兵速出。日为檄，檄诸郡邑使备饷。又为蜡书遗李士实、刘养正云：「得密示，具悉为国至意。第怱使早出，足一离省，大事济矣。」而故系宸濠之谍，示将斩，而令黠狡监者伪若与宸濠款，泄而纵之。宸濠得书，彷徨未决，而与士实、养正谋，则皆劝之急趋南京，即大位，宸濠益内疑，十余日，探知中外兵不至，乃悟守仁给之。

《智囊补》云：王阳明过丰城，闻逆豪之变，兵力未具，亟欲溯流赴吉安。舟人闻濠发千余人来劫公，畏不敢发。公拔剑馘其耳，遂行。薄暮，度不可前，潜觅渔舟，以微服行。留麾下一人，服己冠，居舟中。濠兵果犯舟，得伪者，知公去远，乃罢。公至中途，恐濠速出，乃为间谍，假奉朝廷密旨，行令两广、湖襄都御史及两京兵部各命将出师，暗伏要害地方，以俟宸濠兵至袭杀。复取仇人数辈，各将公文置袷衣絮中。将发间，又捕捉伪太师家属至舟尾，令其觐之，公即佯怒，牵之上岸处斩，已而故纵之，令其奔报。濠获仇，果于囊中搜得公文，遂迟疑不发。

又云：公至吉安，调度兵粮粗备，始传檄征兵趋南昌省城。侦者言：「新旧厂伏兵万余，以备犄角。」公遣兵从间道袭破之。乃指授伍文定等方略：「先以游兵诱之，复佯北以致之，俟其前争趋利，然后四面合击，伏兵并起。」又虑城中宗室或内应为变，亲抚慰之。出给告示：「凡胁从者不问；虽尝受贼官职，能逃归者，皆免死；能斩贼归降者，皆给赏。」使内外居民及乡导人等四路传布。又分兵攻九江、南康，以绝归路。于是群力并举，逆首就擒。

按：王文成之于李士实，即岳武穆之于金谍故智；王文成之于仇人，即种世衡之于法崧故智。而变化特妙，不觉其袭。

「李充嗣」

李充嗣之于宸濠。

陈继儒《见闻录》云：宸濠之败，虽收功于阳明，而实得力于李梧山。李讳充嗣，四川内江人，正德十四年巡抚南畿，闻宸濠增护卫，叹曰：「虎而翼，祸将作矣。」遂力陈反状，廷议难之。公乃饬武备，于众中独揖指挥使杨锐而进之曰：「皖城保障，委之于子。」十五年，贼兵陷九江。公自将屯采石，以塞上游之路。飞檄皖城，锐相机应敌，发无不捷。节发间谍火牌云：「为紧急军情事，该钦差、太监、总兵等官统领官兵十万余，一半将到南京，一半经趋安庆，并调两广狼兵、湖广土官，即日水陆并进，俱赴安庆会集。刻期进攻江西叛贼。今将火牌飞报前路官司，一体同心防守，预备粮草，听候应用等因。」宸濠舟至李阳河，遇火牌，览之惊骇。由是散亡居半。既又发水卒千人，盛其标帜，乘飞舰百余艘，鼓噪而进，声为安庆应援。城中望见，士气百倍

，锐即开门出击，水陆夹攻，贼遂大溃。时宸濠营于黄石矶，闻败宵遁。公自将兵逐北。宸濠奔于鄱阳湖，遇阳明引兵至湖，遂成擒焉。后论功竟不及公，胡御史洁目击其事，特为论列，不报。

按：以火牌反间，犹之以书也，此正善于变化者。

「赵奢」

有即以敌间反间之法，若战国赵奢之于秦间。

〈史记廉颇传〉云：秦伐韩，军于阙与。王召廉颇而问曰：「可救否？」对曰：「道远险狭，难救。」又召问赵奢，奢对曰：「其道远险狭，譬之犹两鼠斗于穴中，将勇者胜。」王乃令赵奢将，救之。兵出邯郸三十里，而令军中曰：「有以军事谏者死！」秦军军武安西，秦军鼓噪勒兵，武安屋瓦尽震。军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，赵奢立斩之。坚壁，留二十八日不行，复益增垒。秦间来入，赵奢善食而遣之。间以报秦将，秦将大喜，曰：「去国三十里而军不行，乃增垒，阙与非赵地也。」赵奢既已遣秦间，乃卷甲而趋之，二日一夜至，令善射者去阙与五十里而军。军垒成，秦人闻之，悉甲而至。军士许历谏曰：「先据北山上者胜，后至者败。」赵奢许诺，即发万人趋之。秦兵后至，争山不得上，赵奢纵兵击之，大破秦军。

「陈平」

汉陈平之于范增。

〈史记陈丞相世家〉云：项王骨鲠之臣亚父、锺离昧、龙且、周殷之属，不过数人耳。大王诚能出捐数万斤金，行反间，间其君臣，以疑其心。项王为人意忌信谗，必内相诛。汉因举兵而攻之，获楚必矣。」汉王以为然，乃出黄金四万斤与陈平，恣所为，不问其出入。

陈平既多以金纵反间于楚军，宣言诸将锺离昧等为项王将，功多矣，然而终不得裂地而王，欲与汉为一，以灭项氏而分王其地。项羽果意不信锺离昧等。项王既疑之，使使至汉。汉王为太牢具，举进。见楚使，即详惊曰：「吾以为亚父使，乃项王使！」复持去，更以恶草具进楚使。楚使归，具以报项王。项王果大疑亚父。亚父欲急攻下荥阳，项王不信，不肯听。亚父闻项王疑之，乃怒曰：「天下事大定矣，君王自为之！愿请骸骨归！」归未至彭城，疽发背死。

「李愬」

唐李愬之于舍谍。

〈唐书李愬传〉云：李愬之将袭蔡也，旧令敢舍谍者族。愬刊其令，一切抚之，故谍者反效以情，愬益悉贼虚实。

明冯梦龙云：「能用谍不妨舍谍，然必先知谍，方能用谍；必能使民不隐

谍，方能知谍；必恩威有以服民，方能使民不隐谍！呜呼！难言矣！」

「高仁厚」

高仁厚之于阡能谍。

《唐书》云：邛州牙将阡能叛，侵扰蜀境，都招讨高仁厚帅兵讨之。未发前一日，有鬻面者到营中，逻者疑发执而讯之，果阡能之谍也。仁厚命释缚，问之。对曰：「某村民，阡能囚某父母妻子于狱，云：『汝诃事归，得实则免汝家，不然尽死。某非愿尔也。』」仁厚曰：「诚如是，我何忍杀汝，令纵汝归，救汝父母妻子，但语阡能云：『高尚书来日发，所将止五百人，无多兵也。』然我活汝一家，汝当为我潜语寨中人云：『仆射愍汝曹皆良人，为贼所制，情非得已，尚书欲拯救湔洗汝曹，尚书来，汝曹各投兵迎降。尚书当使人以「归顺」二字书汝背，遣汝还复旧业。所欲诛者：阡能、罗浑擎、句胡僧、罗夫子、韩求五人耳，必不使横及百姓也。』」谍曰：「此皆百姓心上事，尚书尽知而赦之，其谁不舞跃听命！」遂遣之。

明日，仁厚发兵。至双流，把截使白文现出迎。仁厚周视堑栅。怒曰：「阡能役夫，其众皆耕民耳。竭一府之兵，岁余不能擒，今观堑栅重复，牢密如此。宜其可以安眠饱食，养寇邀功也。」命引出斩之，监军力救，乃免。命悉平堑栅，五百兵守之，余兵尽以自随。又召诸寨兵，相继皆集。阡能闻仁厚将至，遣浑擎立五寨于双流之西，伏兵千人于野桥箐，仁厚诃知，遣人释戎服入贼中，告谕如昨所以语谍者，贼大喜，争弃甲降。仁厚因抚谕书其背，使归语寨中未降者，寨中余众争出。浑擎狼狈走，其众执以诣仁厚。仁厚命焚五寨及其甲兵，唯留旗帜。

明日，仁厚谓降者曰：「始欲即遣汝归，而前途诸寨百姓，未知吾心，借汝曹为我先行，过穿口，新津下，示以背字，告谕之，比之延贡可归矣。」乃取浑擎旗倒系之，每五十为一队，授以一旗，使扬旗疾呼曰：「罗浑擎已生擒，大军且至汝寨，速如我出降，利得为良人无事矣。」至穿口，句胡僧置十一寨，寨中人出降，胡僧大惊，拔剑遏之，从投瓦石击之，共擒以献仁厚，其众五千人皆降。

明旦，又焚寨，使降者又执旗先驱至新津。韩求置十三寨，皆迎降，求投深堑死。将士欲焚寨，仁厚止之曰：「降人皆未食，先运出资粮，然后焚之。」新降者竟炊爨与先降来告者共食之。笑语歌吹，终夜不绝。明日，仁厚使双流口降者先归，使新津降者，执旗先驱，且曰：「入邛州境，亦可散归矣。」罗夫子置九寨于延贡，其众前夕望新津火光，已待降不眠矣。及新津人至，罗夫子脱身弃寨奔阡能。明日，罗夫子、阡能谋悉众决战，计未定，日向暮，延贡降者至。阡能走马巡寨，欲出兵，众皆不应。明旦，大军已近，呼噪而出

，执阡能、罗夫子，泣拜马前。出军凡六日，五贼皆平。

冯梦龙云：「只用彼谍一人，而贼已争降矣；只用降卒数队，而二十四寨欲以望风迎款矣。必俘馘为功者，何哉！」

「宋太祖」

宋太祖之于林仁肇。

《资治通鉴宋纪》云：南唐林仁肇常欲复江北旧境，江南主不听。宋忌仁肇威名，赂其侍者，窃取仁肇画像，悬别室，引江南使者观之。问：「何人？」使者曰：「林仁肇也。」曰：「仁肇将来降，先持此为信。」又指空馆曰：「将以此赐仁肇。」使者归白江南主，江南主不知其间，鸩杀仁肇。

按：此即陈平于项王使反间范增之故智，而购画像以间，变化之意特新。

「岳飞」

岳飞之于曹成谍。

《宋史》云：岳飞奉诏招抚领表贼，曹成不从。乃上奏：「群盗力强则肆暴，力屈则就招，不加剿而遽议招，未易也。」遂帅兵入，会得成谍者，缚之帐下。飞出帐调兵食，吏白曰：「粮尽矣！奈何？」飞阳曰：「姑反茶陵。」已而顾谍，若失意状，顿足而入。阴令逸之。计谍归告成，必来追。即下令作食，潜趣绕领。未明，已逼贼垒。出不意，惊呼曰：「岳家兵至矣。」飞乘之，遂大溃，自是连夺其险隘。贼穷，飞乃曰：「招令可行矣。」

按：不反间，则不能胜；不胜，则寇不穷；不穷而抚，则今日抚而明日叛矣！

「李允则」

李允则之于契丹谍。

《宋史李允则传》云：（允则）得（契丹）谍者，释缚厚遇之。谍言：「燕京大王遣来。」因出所刺缘边、金谷、兵马之数。允则曰：「若所得谬矣！」呼主吏按籍书实数与之，谍请加緘印。因厚赐以金，纵还。未几，谍遽至，还其所与数，緘印如故，反出彼中兵马、财谷、地理委曲以为报。

按：厚以金，结以恩，彼间皆转而为我间矣。

「田单」

有反间其人者，若战国田单之于乐毅。《战国策》云：乐毅为燕昭王合五国之兵而攻齐，下七十余城，三城未下而昭王薨。惠王即位，用齐人反间，疑乐毅，而使骑劫代之将，乐毅奔赵。……齐田单诈骑劫，卒败燕军，复收七十余城。

《史记》云：燕昭王以乐毅为将，破齐七十余城。及惠王立，与毅有隙。齐将田单乃纵反间于燕，宣言曰：「齐王已死，城之不拔者二耳。乐毅畏诛而

不敢归，以伐齐为名，实欲连兵南面而王齐。齐人未附，故且缓攻。」燕王以为然，使骑劫代毅。燕人士卒离心。单又纵反间曰：「吾惧燕人掘吾城外冢墓，僇辱先人。」燕军从之，即墨人激怒请战。大败燕师，所亡七十余城，悉复之。

按：田单反间乐毅，即《李卫公兵法》「间能」之法。其掘墓之间，我朝金淳尝用之。昔嘉庆二年，黔之南笼府苗变，围城，城民欲出城避难。经历金淳使间令苗掘民墓，怒，乃助淳死守。

「秦王」

秦间之于信陵君。

〈史记信陵君传〉云：「魏公子信陵君威震天下，秦王患之，乃行金万斤于魏，求晋鄙客，令毁公子于魏王曰：「公子亡在外十年矣！今为魏将，诸侯将皆属，诸侯徒闻魏公子，不闻魏王。公子亦欲因此时定南面而王，诸侯畏公子之威，方欲共立之。」秦数使反间，伪贺：「公子得立为魏王未也。」魏王日闻其毁，不能不信，后果使人代公子将。公子乃谢病不朝，与宾客为长夜饮，饮醇酒，多近妇女，竟病酒而卒。

按：田单反间乐毅曰：「欲南面王齐。」；秦使反间信陵曰：「欲南面王魏。」；又，秦贿赵宠臣郭开反间李牧曰：「欲反。」；汉陈平反间项王将锺离昧曰：「欲灭项。」。功多者，非反间以害己，则间不入也。故事同一彻而皆行。

「韦孝宽」

北周韦孝宽之于斛律光。《齐书》云：齐斛律光，字明月，为当时名将。北周韦孝宽守玉垒，忌光英武。孝宽参军曲严颇知卜筮，谓孝宽曰：「来年，齐朝必大相杀戮。」孝宽因令严作谣言，令间谍漏其文于邺，曰：「百升飞上天，明月照长安。」，又曰「高山不推自崩，榭树不扶自竖。」。祖珽因续之曰：「盲眼老翁背上下大斧，饶舌老母不得语。」令小儿歌之于路。穆提婆闻之，以告其母陆令萱。令萱以饶舌，斥己也；盲老翁，谓祖珽也。遂相与协谋，以谣言启后主，诛光。周武帝闻，大赦境内，始有灭齐之志，竟平其国。

「斗伯比」

有反间其事者，若春秋斗伯比之于随少师。

〈左传桓六年〉云：楚武王侵随，使求成焉，军于瑕以待之。随人使少师董成。斗伯比言于楚子曰：「吾不得志于汉东也。我则使然。我张吾三军而被吾甲兵，以武临之，彼则惧而协以谋我，故难间也。汉东之国，随为大。随张，必弃小国。小国离，楚之利也。少师侈，请羸师以张之。」……王毁军而纳少师。少师归，请追楚师，随侯将许之，季梁止之曰：「天方授楚。楚之羸

，其诱我也。」

按：此以实为虚，即敌使以反间也。又《公羊传》云：楚子反曰：「围者柑马秣之，使肥者应客。」此以虚为实也。厥后，匈奴之于汉高祖，契丹之于麻仁节。此以虚为实而反间，即斗伯比之故智也。

「匈奴」

汉匈奴之于高祖。

《汉书》云：汉兵乘胜追匈奴，高帝闻冒顿居上谷，使人覘之。冒顿匿其壮士肥牛马，见老弱羸畜。使者十辈来，皆言匈奴可击。上复使刘敬往，敬还报曰：「两国相击，此宜矜夸见所长。今臣往徒见羸瘠老弱，此必欲见短，伏奇兵以争利，愚以为匈奴不可击。」上不听，果围于白登。

「班超」

班超之于莎车。

《后汉书》云：西域将兵长史班超，发于阗诸国兵击莎车、龟兹二国。扬言兵少不敌罢散，乃阴缓生口归以告，龟兹王喜而不虞，超即潜勒兵驰赴莎车，大破降之。

「刘曜」

晋刘曜之于窋允。

《晋书曲允传》云：刘曜逼长安，复围北地。太守曲昌遣使求救于允。允率步骑赴之。去城数十里，贼绕城放火，烟尘蔽天。纵反间诈允曰：「郡城已陷，焚烧向尽，军无及矣。」允信之，众惧而溃。后数日曲昌突围赴长安，北地遂陷。

「乞伏干归」

西秦乞伏干归之于吕延。

《十六国春秋》云：后凉将吕延伐乞伏干归，大败之。干归乃纵反间称：「众溃，东奔成纪。」延信而追之。延司马耿稚曰：「告者视高而色动，必有奸计，不可。」延不从。相遇，战败，死之。

按：班超反间莎车，扬言罢散；干归之于吕延，称众溃奔。皆强而示之以弱，诱敌之法。

○（乡间）

侯渊

杨侃

赵臣

孔鏞

「侯渊」

其巧于用乡间者，战国秦人之于郭开及晋鄙客之外，若魏侯渊之于俘卒。

《魏书》云：魏尔朱荣使大都侯渊讨韩楼，配卒甚少。或以为言，荣曰：「侯渊临机设变，是其所长。」渊遂广张军声，帅数百骑深入。去蓟数百里，值贼……。渊潜伏所，乘其背，大破之，获五千人。皆还其马仗，纵使入城。左右皆谏。……渊曰：「吾兵少，不可力战，为奇计以间之，乃可克也。」度其已入，帅骑夜进，昧旦，叩其城门，楼果疑降卒为内应，遂走，追擒之。

「杨侃」

杨侃之于降人。

《智囊补》云：魏应州刺史萧宝寅反，攻冯翊，尚书朴射长孙稚讨之。左丞杨侃谓稚曰：「贼守御已固，不如北取蒲阪，渡河而西，入其腹心，则华州之围，不战自解，长安可坐致也。」稚曰：「今薛修义围河东，薛凤贤据安邑。兵不得进，如何？」曰：「河东治在蒲阪，修义驱卒士民西围郡城，其父母妻子皆留旧村，一旦闻官军至，皆有内顾之心，势必望风自溃矣。」稚乃使其子彦与侃率骑兵，自恒农北渡据石锥壁。侃声言：「停此以待步兵。」且以望民情向北。而令送降名者，各自还村，俟台举三烽，即举烽相应。其无应烽者乃贼党也，当进击屠之，以所获赏军士。于是村民转相告语，虽实未降者，亦许举烽。二宿之间，火光遍数百里。贼围城者不测，各自散归。修义亦逃还，与凤贤俱请降。稚克潼关，遂入河东，宝寅遂奔。

「赵臣」

明赵臣之于岑璋。

《留青日札》云：岑璋者，归顺州土官也；多智略，善养士。田州岑猛，其婿也。猛不法，督抚上反状，诏诸土官能擒馘猛者，赐秩一级，畀半地，党助者并诛。都御史姚镛将举兵而虑璋合谋，咨于都指挥沈希仪。沈知部下千户赵臣与璋善，召臣问计曰：「微闻璋女失宠，璋颇恨猛，吾欲役璋破猛如何？」臣对曰：「璋多智而迟疑，直语之必不信，可以计遣，难以力役也。」沈曰：「计将安出？」臣曰：「镇安、归顺世仇也。公使人归顺，则镇安疑；使人镇安，则归顺疑也。公若遣臣征兵镇安，璋必邀臣询故，而端倪可动也。」沈如计遣臣，臣枉道诣璋所，坐而叹息，璋叩之，不言。明日，璋置酒款臣。固叩之：「军门都过我耶！璋受侮令仇将逮勘耶？」臣潸然泣下，璋亦泣曰：「嗟乎赵君，璋今日死即死耳，君何忍厄我！」臣曰：「与臣异口异心，有急不敢不告，今日非君死，即我死矣！」璋曰：「何故？」臣曰：「军门奉旨征田州，谓君以妇翁党猛，将檄镇安兵袭君。我不言，君必死矣；我言之，而君骤发败机事，我必死，是以泣耳。」璋大惊，顿息曰：「今日非赵君，我族矣！」遂强臣称病留邸舍，而亟遣人驰军门，备陈猛反状，恐波及，愿

自效。沈许之，遂以白镞，镞始专意攻猛。

猛子邦彦守工尧隘，璋阳遣千人助之，使为内应，皆以寸帛缀裾为识，而（阴）潜以告沈。时田州兵死守隘，众莫敢前，沈独往战，三合，沈以骑兵千余骑间道绕隘侧，旗帜闪闪。归顺兵呼曰：「天兵从间道入矣。」田州兵惊溃，沈乘之，斩首数千，邦彦死。猛闻败，欲自经，璋诱之使走归顺，奉以别馆。而别将胡尧元等嫉沈功，欲所部万人捣归顺。璋先觉之，遣人持百牛千酝迎军三十里。谓尧元：「昨猛败，将越归顺，走交南，璋邀击之，猛目集流矢南去，不知所往，急之恐纠虏为变，幸缓五日，当搜致。」尧元许之。璋还跪猛曰：「天兵退矣，然非陈奏不白。」猛曰：「然。顾安得属草者？」璋即令人人为猛具草，促猛出印，封之。既知猛印所在，乃置酒贺猛，鼓乐殷作。酒半，璋持鸩饮献曰：「天兵索君甚急，不能相庇。」猛大呼曰：「坠老奸矣！」遂饮药死。璋斩其首并印从间道驰诣军门，而斩他囚，贯猛尸诣擲诸军。诸军器争击杀余人，飙驰军门，则猛首已梟一日矣。诸将大恚恨，遂浸淫毁璋，而布政某等复阴害镞。倡言：「猛实不死，死者道士钱一真也。」御史石金遂劾镞落职，而希仪等功俱不叙。璋怏怏，遂黄冠学道。

按：成功者被谗，进谗者居功，古今同慨。是以志士灰心，而寇盗稽诛也。

「孔镞」

孔镞之于陈瑞，此皆巧用乡间者也。

《智囊补》云：阿溪者，贵州清平卫部苗也，桀骜多智，雄视诸苗。有养子曰阿刺，膂力绝伦，被甲三袭，运三丈矛跃地而起，辄三五丈。两人谋勇相资，横行部落。近苗之弱者，岁分畜产，倍课其入。旅行经其境者，辄诱他苗劫之，官司探补，必谒溪请计，溪则要以重贿，而捕远苗之不可用者，诬为贼以应命。于是远苗咸惮而投之，以为寨主。监军、总帅，率有岁赂，亦恣肆无忌，时诇官苗以收鹬蚌之利。弘治间，都御史孔公镞巡抚贵州，廉得其状。询之监军、总帅，皆为溪解。公知不可与共事，乃自往清平，访部曲之良者。得指挥王通，厚礼之。叩以时事，通娓娓条答，独不及溪。公曰：「闻此中事惟阿溪为大，若何秘不言也？」通不对。固叩之，通曰：「言之而公事办，则一方受福；不，则公且损威，而吾族赤矣！」公笑曰：「第言之，何患弗办。」通遂慷慨陈列始末。公曰：「为阿溪通赂上官者，谁也？」通曰：「指挥王曾、总旗陈瑞也。公必动此两人方可。」公曰：「诺。」翌日将佐庭参，公曰：「阿溪岁赂上官，汝为居间，辩而不服，吾且斩汝矣。」曾叩首不敢言。公曰：「勿惧。汝能为我取阿溪乎？」曾因陈溪、刺谋勇状，且曰：「更得一官同事，乃可。」公令自举，乃曰：「无如陈总旗也。」公曰：「可以偕来。」

少选瑞入，工讯之如讯曾者。瑞屡顾曾，曾曰：「勿讳也，吾等事，公已悉知，第当尽力以报公耳。」瑞亦言难状。公曰：「汝第诱彼出寨，吾自能取之。」瑞诺而出。

苗俗喜斗牛，瑞乃觅好牛牵置道中，伏壮士百人于牛旁丛薄间，乃入寨见溪。溪曰：「何久不来？」瑞曰：「都堂新到，故无暇。」溪问：「都堂何如？」曰：「懦夫，无能为也。」溪曰：「闻渠在广东时，杀贼有名，何谓无能？」瑞曰：「同姓者，非其人也。」溪曰：「赂之何如？」瑞曰：「姑徐徐，何以遽舍金货？」溪遂酌瑞，纵谈斗牛事。瑞曰：「适见道中牛，恢然巨象也，未审比公家牛如何？」溪曰：「宁有是！我当买之。」瑞曰：「贩牛者，似非土人，恐难强之入寨。」溪曰：「第往观之。」愿阿刺同行。瑞曰：「须牵公家牛往斗之，优劣可决也。」苗俗信鬼，动息必卜，溪以鸡卜，不吉。又言梦大网披身中，恐不利。瑞曰：「梦网得鱼，牛必属公矣。」遂牵牛联骑而出，至牛所，观而喜之，两牛方作斗状，忽报巡官至矣。瑞曰：「公知之乎？乃王指挥也。」溪笑曰：「老王何幸得此荣差？俟其至，吾当嘲之。」瑞曰：「巡官行寨，公当往迎，况故人也。」溪、刺将策骑往，瑞曰：「公等请去佩刀，况新官见刀，以为不利。」溪、刺咸去刀，见曾。曾厉声诘溪、刺曰：「上司按部何不扫廨舍供帐，而洋洋至此何为？」溪、刺以为戏语，漫拒之。曾大怒曰：「谓不能擒若等耶？」溪、刺笑傲。曾大呼，伏兵起丛薄间，擒溪、刺。刺手搏伤者数十人，竟系之。驰贵阳见公，磔于市，一境始安。

按：此贵州擒贼首，前事之师也。不必劳师糜饷，不动声色，用二乡间而贼首就擒。倘不用王曾、陈瑞为乡间，则为贼耳目，贼正未易擒也。方今塘兵、乡练多有为贼耳目，是以余去岁剿普安贼，于箐底贼首孙阿德，白沙贼首刘阿润，以其勇鸷党盛，为耳目者多，皆出其不意，以计擒之。

○〔内间〕

汉高祖

贺若弼

契丹

〔汉高祖〕

其巧于用内间者，战国张仪之于靳尚、郑袖之外，若汉高祖之于阚氏。

《史记》云：高祖被匈奴单于冒顿围于白登，乃使间厚遗阚氏。阚氏乃谓冒顿曰：「两主不相困，今得汉地，而单于终非能居之，且汉王亦有神，单于察之。」冒顿乃解围之一角，于是高帝令士皆持满傅矢外向，从解角直出，竟与大军合，而冒顿遂引兵去。

〔贺若弼〕

隋贺若弼之于陈人。

《隋书》云：贺若弼谋攻京口，多买陈船匿之，买敝船五六十艘置于渚中。陈人觐之，以为无船。又令缘江防人交待之际，必集广陵。大列旗帜，营帜被野，陈人以为隋兵大至，急发兵为备。既而知之，不复戒严。及后济江，陈人遂不知觉。

按：此及「敌觐」而反间。先虚而后实也。

「契丹」

唐契丹之于麻仁节。

《唐书》云：天后中，契丹李尽忠、万荣之破营府也，以地牢囚汉俘数百人。闻麻仁节等诸军将至，乃令守者给之曰：「家口饥寒不能存活，待国家兵到即降耳。」一日，引出诸囚与之粥。慰曰：「吾等乏食养汝，又不忍杀汝，纵放归若何？」众皆拜伏乞命，乃纵去。至幽州，且言其故，兵士闻之，争欲先入，至黄釜峪，贼人以老者投官军，送遣老牛瘦马于道侧。仁节等弃步卒将马先入，贼设伏横截军将，生擒仁节等，全军皆没。

按：匈奴、契丹何知兵法，而且用反间竟同一辙。汉高祖及麻仁节皆中彼间。近黔之土寇、头苗，亦多谲诈，主兵者尚其行吾间，而勿中彼间。

○（生间）

礼至

烛之武

华元

张孟谈

张齐贤

韩世忠

刘锜

黄盖

李雄

达奚武

种世衡

王鹞

刘鄩

北僧

明太祖

熊景

沈希仪

「礼至」

其巧于用生间者，有用贤能为生间，子贡、陈平之外，若春秋礼至之于邢。

〈左传僖二十四年〉云：「卫人将伐邢。」，礼至曰：「不得其守，国不可得也。」《左传》注云：「请为卫间谍，先以兄弟往邢求仕。」

按：此即孙子之「生间」，而意尤深险。昔人以《左传》为兵书，良有以也。是以古名将若关壮缪、杜征南、岳忠武诸贤，皆喜读之。

「烛之武」

烛之武之于秦缪公。

〈左传僖三十年〉云：晋侯、秦伯围郑，以其无礼于晋，且贰于楚也。晋军函陵，秦军汜南。佚之狐言于郑伯曰：「国危矣！若使烛之武见秦君。师必退。」公从之。烛之武夜缒而出，见秦伯曰：「秦晋围郑，郑既知亡矣！若亡郑而有益于君，敢以烦执事。越国以鄙远，君知其难也！焉用亡郑以倍邻。邻之厚，君之薄也。若舍郑以为东道主，行李之往来，共其乏困，君亦无所害。且君尝为晋君赐矣，许君焦瑕，朝济而夕设版焉，君之所知也。夫晋何厌之有，既东封郑，又欲肆其西封，若不阙秦，将焉取之？阙秦以利晋，唯君图之。」秦伯说，与郑人盟，乃还。

按：《左传》烛之武之间秦、晋，与《国策》张孟谈之间韩、魏同。然烛之武但间秦师去而已，张孟谈则即间韩、魏以灭智伯矣。世风愈下，其间愈险矣。

「华元」

华元之于子反。

〈左传宣十五年〉云：楚师伐宋，九月不服。将去宋，楚大夫申叔时曰：「筑室反耕者，宋必听命。」从之，宋人惧，使华元夜入楚师，登子反之床，起之曰：「寡君使元以病告曰：『敝邑易子而食，析骸以爨。』虽然，城下之盟，有以国毙，不能从也。去我三十里。唯命是听。子反惧，与之盟，而告楚子。退三十里，宋及楚平。」

按：此宋以华元为间。《孙子》论用间曰：「必先知敌之主将、左右、门者姓名，令吾间必索知之，因而利导之。」华元惟能先索知之，故能夜入敌营，门者、左右皆不阻，而直入登敌将之床，子反之惧而盟示为此。

「张孟谈」

战国张孟谈之于韩、魏。

按：张孟谈间韩、魏，详《战国策》，见前。

「张齐贤」

宋张齐贤之于契丹。

《宋史》云：「张齐贤知代州，契丹入寇，齐贤遣使期潘美以并师来会战，使为契丹所执。俄而美使至，云：「师出至柏井得密诏，不许出战，已还州矣。」齐贤曰：「敌知美之来而不知美之退。」乃夜发兵二百，持一帜，负一束刍，距州西南三十里列成燃刍。契丹兵遥见火光中有旗帜，意谓并师至，骇而小走。齐贤先伏卒二千于上镫砦，掩击大破之。」

按：张齐贤之于执使，韩世忠之于魏良臣，皆借势以行反间。其事异而其机轴同，皆妙于随机应变。

「韩世忠」

韩世忠之于魏良臣。

《通鉴宋纪》云：世忠驻镇江，金人与刘豫合兵分道入侵。帝手札命图进取。遂渡师，俾统制解元守高邮，候金兵步卒。亲提骑兵驻大仪当敌骑，伐木为栅，自断归路。

会遣魏良臣使金，世忠撤炊爨，给良臣有诏移屯守江，良臣疾驰去。世忠度良臣出境，而上马令军中皆视吾鞭所向。于是引军至大仪，勒五阵，设伏二十余所，约闻鼓即起击。良臣至金军，金人问王师动息，具以所见对。聂儿孛董闻世忠退，喜甚，引兵至江口，距大仪五里。别将达孛也引千骑过五阵东，世忠传小麾鸣鼓，伏兵四起，旗色与金人旗杂出，金军乱，我军迭进。背嵬军各持长斧，上搯人胸、下斫马足。敌披重甲陷泥淖，世忠挥劲骑四面蹂躏，人马俱毙，遂擒达孛也等。

「刘锜」

刘锜之于曹成，此皆巧于反间者也。

《东轩笔录》云：刘锜闻金人南下，已陷东京。锜急趋至顺昌，分命诸将守诸门，明斥堠。募土人为间谍。凡六日而金兵已至城下矣。锜募得曹成等二人，谕之曰：「遣汝作间，事捷重赏。第如吾言，敌必不杀汝。今置汝辎路骑中，汝遇敌则佯坠马，为敌所得。敌帅问我何人，则曰：『太平边帅子，喜声妓。朝廷以两国讲好，使守东京，图逸乐耳。』」已而二人果如其言。兀朮大喜，即置鹅车炮具不用。翌日，锜登城，望见二人来，縋而上之。乃敌械成等来归，以文书一卷系于械上，锜惧惑军，立焚之。

锜遣耿训请战，兀朮怒曰：「以吾力破尔城，直用靴跃倒耳。」训曰：「非但请战，且谓太子必不敢济河。愿献浮桥五所，济而大战。」迟明，敌济。锜遣人毒颍上流及草中，戒军士虽渴死，毋饮于河，饮者夷其族。时大暑，寇远来，昼夜不解甲。锜军番休，更食羊马垣下。而敌人马饥渴，饮食水草者辄病。方晨气清凉，锜按兵不动，逮未申间，敌气已索，忽遣数百人出西门接战

，俄以数千人出南门，戒令勿喊，但以锐斧犯之，敌大败。

按：先反间以诱之，再激怒以致之，复设毒以毙之，暑劳以懈之，及出奇以击之，其胜也可预决矣。

「黄盖」

吴黄盖之于魏武帝。

〈吴志周瑜传〉云：孙权遣周瑜与刘备并力攻曹公，遇于赤壁。瑜部将黄盖曰：「今寇众我寡，难与持久。然观操军船舰，首尾相接，可烧而走也。」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，实以薪草，膏油灌其中，裹以帷幕，上建牙旗，先书报曹公，欺以欲降。〈江表传〉云：「盖书曰：『盖受孙氏厚恩，常为将帅，见遇不薄。然顾天下事有大势，用江东六郡山越之人，以当中国百万之众，众寡不敌，海内所共见也。东方将吏，无有愚智，皆知其不可用，惟周瑜、鲁肃偏怀浅戆，意未解耳。今日归命，是其实计。瑜所督领，自易摧破。交锋之日，盖为前部，当因事变化，效命在近。』」曹公得书，特见行人，密问之，口敕云：「但恐汝诈耳。若信实，当授爵赏，超于前后也。」

「李雄」

后蜀李雄之于朴泰。

《晋书》云：益州牧罗尚遣将隗伯攻蜀贼李雄于陴城。雄募武都人朴泰，鞭之见血，使谲罗尚欲为内应，以火为期，尚信之。悉出精兵，遣隗伯等从泰击雄，雄将李骧于道设伏。泰以长梯倚城而举火，伯军见火起，争缘梯。泰又以绳汲上尚军百余人，皆斩之。雄因放兵内外击之，大破尚军。

按：小说《三国演义》有黄盖献「苦肉计」之说，考之正史，〈吴志黄盖传〉及〈周瑜传〉，皆但言诈降，不言仗责。考《晋书》朴泰事，与《演义》所言盖之「苦肉计」同，意者撰《演义》者即泰事而移之盖耶。后种世衡之于番将，即袭用此法。

「达奚武」

西魏达奚武之于齐神武。

《魏书》云：东魏大将齐神武，率兵趣沙苑。西魏大将周文帝，遣达奚武觐之。武从三骑皆衣敌人衣服，至日暮去营数百步下马，潜叩得其军号，因上马历营若警夜者，有不如法者，往往捩之，具知敌之情状，以告周文帝。

按：武此法本之冯异，而王昶亦尝用之。《汉书》云：冯异与赤眉战，使壮士变服与赤眉同，伏于道侧。旦日，赤眉万人攻异前部，贼见势弱，遂悉众攻异，异乃纵兵大战。日暮，贼气衰，伏兵卒起，服色相乱，赤眉不复识别，众遂惊溃。异追击，大破之。

又吐蕃寇临洮，次大来谷。安北大都护王昶率所部二千与临洮兵合，料奇

兵七百，易胡服夜袭敌营，去贼五里，令曰：「前遇寇大呼，鼓角应之。」贼惊疑，伏兵在旁，自相斗死者万计。

「种世衡」

宋种世衡之于番将。

《东轩笔谈》云：种世衡守青涧城，尝以罪怒一番将，杖其背，僚属请，莫能得。其人被杖以奔元昊，甚信之，得出入枢院，岁余尽得机事以归，乃知世衡用间也。

「王鹞」

其用常人为生间，若唐王鹞之于陈敬瑄。

《通鉴唐纪》云：王建急攻成都，环城烽堞亘五十里。有狗屠王鹞请诈得罪，亡入城。说之，使上下离心。建遣之。鹞入见陈敬瑄、田令孜则言建兵疲食尽，将遁矣。出则鬻茶于市，阴为吏民称建英武，兵势强盛。由是敬瑄等，懈于守备，而众心危惧。

「刘鄴」

刘鄴之于贩油。

《通鉴唐纪》云：王师范遣行军司马刘鄴取兖州，时泰宁节度使葛从周，悉将其兵屯邢州。鄴先遣人为贩油者入城，诘其虚实及兵所从入。丙午鄴将精兵五百，夜自水窦入。比明，军城悉定，市人皆不知。

「北僧」

宋北僧之于李后主。

《南唐浮屠传》云：后主时，有北僧号小长老，自言募化而至，说后主多造塔院以耗其帑庾，又请于牛头山造寺千余间，聚徒千人，日给盛饌，有食不尽者，明日再具，谓之「折倒」，盖故造不祥语以摇人心。及宋师渡江，即其寺为营。

又，有北僧立石塔于采石矶，草衣藿食，后主及国人施遗之，不受。及宋师下池州，系浮桥于石塔，然后知其为间也。

「明太祖」

明太祖之于老阍。

《智囊补》云：陈友谅既陷太平，遣人约张士诚同侵建康。太祖召康茂才谓曰：「二寇相合，为患必深。若先攻友谅，则东寇胆落矣，汝能速之使来乎？」茂才曰：「家有老阍者，就尝事友谅，令往必信。」遂令阍者赍书乘小艇径至伪汉军中，许以内应。友谅果信之，甚喜。问康公曰：「今何在？」曰：「见守江东桥。」又问：「桥如何？」曰：「木桥也。」赐金遣还。嘱曰：「吾即至，至则呼『老康』为号。」阍者还告，太祖曰：「此落吾彀中矣。」

」乃使人撤木桥，易以铁石，一宵而成。冯胜、常遇春率三万人，伏于石灰山侧，徐达等军于南门外，杨璟驻兵大胜港，张德胜、朱虎率舟师出龙江关外，太祖总大军于卢龙山。令持帜者偃黄帜于山之右，偃赤帜于山之左。戒曰：「寇至则举赤帜，闻鼓声则举黄帜，伏兵皆起。」是日，友谅果引师东下至大胜港，水路狭，遇杨璟兵即退出大江，径以舟冲江东桥，见桥皆铁石，乃惊疑。速呼：「老康。」莫应，始觉其诈。即分舟师千余向龙江，先遣万人登岸立栅，势甚锐。时酷暑，太祖度必雨，令诸军且就食。时天无云，忽风起西北，雨大至，赤帜举，诸军竟前拔栅，友谅麾军来争，战方合，适雨止，命发鼓，鼓声震，黄帜举，伏发。徐达军亦至，舟师并集，内外夹击，友谅军大败。

「熊景」

熊景之于贩盐。

《兵略纂闻》云：佥事熊景任广西，两广节镇都台朱公檄公勾当浔桂诸獠。公阴遣人衣商人服，负盐抵獠所，若为潜窜贸易者，獠不疑也。集中獠虚实。间曰：「吾商人不知新按察公何人，然见其方具器若古壶状者十数，实石其中，室以石木，计曰獠出降，无庸发此，不然此尝破大藤峡者也。」獠惧白酋，酋即日降。不旬日，降獠及獠、獠数十姓。

「沈希仪」

沈希仪之于商贩，此皆巧用于生间者也。

《兵略纂闻》云：沈希仪擢右江参将，右江故治柳州。柳在万山中，城外五里即贼巢。公阴求得素于獠人商贩者数十人，人给银五两，使益买物散于诸洞中。诸獠虽凶暴乐杀人，然贩者至，则寨寨传护卫饮食，恐损一贩者，则诸贩不至。是以虽绝栈深箐，贩者无所不历，每有动静，贩者辄先知，奔走报公。